

黎元洪傳

(完結篇)

章君毅

津保携手軍警「逼宮」

直系中央內閣五日京兆，宛似走馬燈一般的在輪轉，政局不穩，莫此為甚。直系的各派之中，津保兩派臭味相投，携手合作，他們前後經過一年的「努力」，最低限度已使曹錕和吳佩孚之間產生了相當的隔閡，他們用洛吳懷有携貳之心，自己想當北洋大總統這個謠諑，箝住了吳佩孚的嘴。吳佩孚採取「衆人皆醉我獨醒」，「超然事外，不加聞問」的態度，津保派人則正好竭力煽動曹錕，說是「民意攸歸」，要把賣布的曹三推上北洋總統寶座。曹錕這人向來缺乏主見，既不得子玉老弟的參詳，自己的耳朵根子又軟，北洋總統一席尤有極大的誘惑力。對那般日夜聒絮的勸進者，他終於輕輕吐出了八個字的答覆：

「便宜行事，斟酌辦理。」

得了這八個字的「聖旨」，津保派便抖擻精

神，多方着手，先學北洋巨閥袁世凱的樣，收買報紙，發為擁立曹錕的言論，各省「督理」，則早有默契，因此當時所亟於解決的大問題，厥在如何驅黎。

黎元洪手無寸鐵，驅他不難，難在黎元洪和時任內閣總理的張紹曾拉得很緊，如欲驅黎，必先逐張。於是津保派先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上旬，發動倒閣。八日，國會通過對於張紹曾內閣不信任案，迫使張紹曾向黎大總統提出總辭。

津保派先逐張而再驅黎的手段，黎元洪冷眼旁觀，焉有不知之理？所以他一收到張紹曾的辭呈，立刻批復慰留。津保派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利用制憲經費問題，挑撥離間，引起府院權責之爭，這明明是津保驅黎的另一手法。好個手段玲瓏的張紹曾，他搖身一變，利用自己當時的「舉足輕重」，和津保派暗中談判——

「你們要我下臺，好除掉曹三哥當北洋總統

的那個障礙，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商量的。我這兒有個條件，我讓開，使你們便於進行，可是事成以後，你們得保證曹三哥仍然請我組閣。」

津保派幾個頭兒開會一商量，這事好辦，反正先答應下張紹曾再講。話傳過去，於是，六月六日張紹曾三度呈請內閣總辭。這一回，他再也不顧黎大總統的多方挽留。乾脆，當天晚上帶了他的機要秘書，一火車去了天津，表示辭意已決，斷無挽回可能。

張紹曾一走，黎元洪孤掌難鳴，直急得六神無主，遑室徬徨。他勉強邀顏惠慶出山組閣，被顏惠慶拒絕，再使高凌蔚暫代閣揆，那高凌蔚正是擁立曹錕的中堅，他不理不睬，虛與委蛇。這時，津保派眼見黎元洪仍然有意戀棧，不由發起急來，因此決定採取行動，推曹錕的參謀長熊炳琦負責指揮，命衛戍司令王懷慶、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和警察總監薛之珩，步軍統領領聶憲藩等，發

動武裝軍警，開始「逼宮」。

先是，北京城內步軍警察，全體罷崗，紛紛湧到黎大總統的公館，三五成羣，要挾索餉。從此一行動開始，黎公館險象環生，朝不保夕，終於迫得黎元洪倉皇出走。這一幕「逼宮」醜劇，黎元洪痛定思痛，有一個字字血淚的通電。茲誌其全文，可知當時的經過實情：

「本月六日張揆（紹曾）辭職赴津，七日派劉、金（金是金永炎）兩次長前住謝過，極力挽留。據敬輿（張紹曾）言：「此次政潮，醞釀極久，原因複雜，個人力難消弭，只得遠避。」等語，辭意堅決，無法挽留。八日，即有軍警官佐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藉口索餉，經當面再三開導，始各散去。長夜商議，勸顧少川（維鈞）組閣，業經應允，卒以形格勢禁，合作難期，謝不肯任，同時向國務院詢取張揆別署空，白命令兩紙亦不交出。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罷崗，領袖公使，來宅質問。天安門前，復有數十人，號開國民大會，散放傳單，虛構罪狀。新華門外及東廠住宅，守衛盡撤。此住宅數處，電話不通，查係軍隊派人監視，不許接傳。軍警當局，推薦顏駿人（惠慶），促先發明令，並詢是否政權即交新閣。當答組閣並無成見，至個人來去，一聽國會。正在約顏駿人籌商，而十日午後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闖入住宅，包圍索餉。三時後，復有自稱市民請願國公民大會，接踵圍宅，將近千人，手執「改造政局」，「總統退位」，「總統戀棧」等紙旗，呼喝之聲，響震屋瓦。百般勸諭，均不見聽。傍晚並推舉軍官代

表廿餘人，守索不退。駿人初似肯相助，嗣因座

中商議，元洪曾表示守法之意，亦不敢擔任。此日來元洪困難實在情形也。竊洪伏處津門，無心問此，去夏國會諸君，為恢復法統計，主張元洪復職，既總統依法而來，自應依法而去，若在國會未經依法解決以前，潔身以去，未免為政治上開一惡例。元首不負直接處理政務之責，此理至明，何得以索餉為名，踞守住宅？更何得以政治不良為辭，率逼退位？現在環境險惡，亂象紛呈，舊閣既不獲挽留，新閣復動遭破壞，因守法之一念，竟陷於困疑之境。甚至約法賦予個人之自由，亦且剝奪殆盡，將來波詭雲譎，後患更不知胡底，似非國會諸君護法統維持正義之本意。直魯豫正副巡使，為畿輔長官，本已電詢辦法，一面仍設法組閣，以維持現狀。誠恐國會諸君，不明真相，用將日來經過情形，函達貴會，即祈報告會內諸君，希特別注意為荷！」

黎元洪在這個通電裏所未曾敘明的，是他被斷絕水電，備受威脅之餘，業已決定離京出走。當時，他的如夫人黎本危正在法國醫院養病，黎元洪先準備好幾百份空白命令，再將北洋大總統的印章一十五枚，檢出五枚送交住在法國醫院的黎本危，十枚留在公府。時維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由於事先獲知，馮玉祥和王懷慶要派槍兵押他離京。故所以，黎元洪命其親信陸軍次長金永炎，先到車站準備專車，利用身在公府最後一刻，一口氣下了五道煌煌的北洋大總統令：

- 一、免張紹曾國務總理之職。
- 二、令農商總長李根源代理國務總理。

三、特任金永炎為陸軍總長。

四、遵照他的復位宣言，裁撤巡閱使（曹）

副巡閱使（吳）、檢閱使（馮玉祥）、督軍、督理各職。所有全國陸軍，悉歸陸軍部統轄。

五、申明事變情況，及「本大總統」委屈求全之微忱。自民國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千呼萬喚始出來」，被直系軍閥擁戴復任的北洋大總統。以迄這日又由直系軍閥羣起而逐之，黎元洪梅開二度，甘為傀儡，便在連下這幾道命令之時，方始真正過了一次暢所欲言的癮。至於他這五道命令能否兌現？急切間他也管不着了，反正是放得起身砲。

王承斌擱車奪大印

一點鐘，金永炎打電話到公府，專車備妥，刻正昇火待發，於是黎元洪面帶苦笑，率領親信人員湯薌銘、美國顧問福開森及金永炎等驅車急駛，抵達車站。月臺上冷冷清清，不見一人歡送。黎元洪正栖栖皇皇，無限淒涼，俄時顏惠慶、顧維鈞、孫寶琦、王正廷、彭養光等北方要人得了金永炎的緊急通知，匆匆驅車趕到。他們一一趨前問候，和黎大總統握手道別，有這麼個場面，黎元洪殊以為慰。

旅次，黎元洪強作歡容，談笑自若，他憑窗眺望，見沿途稼禾肥美，草木茂暢，深為農民慶幸。又說自被直系擁入北京，整整一年，至今方始得能呼吸新鮮空氣，言下頗有怡然自得之色。可是，下午三點三十分，專車駛抵楊村，分明沒到天津，驀地戛然而止，使專車上人面面相

覷，驚慌失色。移時，但見直隸省長王承斌，和警察廳長楊以德，率領武裝軍士，一湧而上，直抵黎大總統的那節車廂。

黎元洪見了王承斌，當下倒抽一口冷氣，大吃一驚。那王承斌一站到黎元洪的面前，開門見山，劈頭便問：

「請問大總統，您為什麼微服前來天津？」

黎元洪便老老實實的回答：

「我是因為公府經費無着，而亂兵游勇，糾纏不已，又有流氓前來騷擾，截斷水電，攔阻交通，連我大總統的行動都失去了自由，因此不得不走。」

於是王承斌又問：

「大總統離京，曾否通電聲明？」

「我每天必有一電發出，」黎元洪搖頭苦笑答道：「可是我所發的電報都被電報局扣留了，所以我一定要到天津，纔能够發電說明這次事件的經過。」

到天津，那是王承斌的勢力範圍，黎元洪這麼說，其鳴也哀，其情可憫，他的意思是請王承斌幫幫忙，讓他在天津可以恢復自由之身，把津保派「逼宮」「驅逐」真相，揭發當世，昭告天下。然而，王承斌楊村登車，正是要拉下臉來做惡人的，黎大總統向他哀哀上告，何異與虎謀皮，不辨菽麥？果然，王承斌當下便眉頭一皺，語氣一改的說：

「大總統此行極不妥當，現在閣揆一席猶在虛懸。大總統這一走，政治交給誰管？」

黎元洪一聽，他這分明是圖窮七見，開始叫

咄逼人了，可是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祇好陪笑答道：

「我實在是力不從心，所以才會被逼迫出京的。而且，即使我留在北京，政事我也是管不着呀。」

說話時，快到天津新站了，王承斌便說：

「天津的軍民長官，都在車站歡迎。請大總統說明此行宗旨，然後再到省署休息。」

可是，車抵新站時，但見軍警密佈，戒備森嚴，那有什麼歡迎場面？黎元洪的隨行人員，一個個嚇得臉色都變，不曉得將生何種禍事？尤其，專車傍月臺後，火車頭立被摘去，黎元洪一看情形不對，便請王承斌即將專車駛往老站。王承斌一聽，抹下臉來，聲色俱厲，斷然予以拒絕，他緊板着脸說：

「不行！大總統你得先跟咱們到省署，把事情說明白。」

黎元洪力待發作，又忍住了，情商的說：

「改一天，好不好？」

王承斌則振振有詞的說：

「大總統雖然出京，我們仍還承認你是大總統，照理應該保護。」

黎元洪據理力爭：

「我現在是平民的身份，不勞你們保護。」

王承斌悍然的說：

「大總統此行，違背民意，危害京城。你一定要向大家當面做個交代。」

逼急了，黎元洪便心頭火起，大發牢騷——

「我現在不便去！這話已經跟你講過幾遍了

，難道你們連我個人行動自由，都要剝削嗎？我在北京，你們不願意，不分日夜的派那些索餉軍警，地痞流氓來攔我走。如今我出了京，你們又不許我回家。我曾經身為國家元首，你們用這麼野蠻的態度對待我。你們也不想，像這樣做，天理國法安在？」

於是，王承斌為之語塞，頓一頓，他終於表明了來意：「大總統出京，印信呢？」

車上眾人這才明白，王承斌大張旗鼓，氣勢汹汹，原來是為了北洋大總統那幾顆印信。黎元洪急於脫身，倒也並不隱瞞，他坦然的說：

「印信我已經交給二太太了，我叫她派人送到參議院。她送到沒有，我現在還不知道。」

詎料王承斌竟聲聲冷笑的說：

「這話恐怕不盡實在吧，我剛才接到北京的電話，說是根本就沒有這件事。大總統，我希望您放明白點，這些印信是非交出來不可的。」

王承斌竟當面指責黎大總統撒謊，是可忍，孰不可忍？黎元洪悲憤交集，幾至熱淚奪眶，他顛巍巍的直站起來，兩頰痠痛，切齒咬牙，黎菩薩居然也變成了怒目金剛，他指着王承斌，高聲質問：

「什麼，你以為我說謊？」

王承斌傲然不答。

黎元洪怒火攻心，把腳一跺：

「你不信，儘管滿車搜查！」

鬧得太僵，金永炎、福開森等人祇好挺身而出打圓場，他們力證黎元洪所言屬實。王承斌還不相信，金永炎便也帶點怒意說：

「這事很簡單嘛，孝伯兄，你何不再打個電話到北京去查？」

兒女相見淚灑心田

好說歹說，王承斌算是聽從了大眾的勸告，五點二十二分，他轉身下車，到站上去打電話。便在這時，黎元洪的大、二少爺、大、二小姐，原在天津老站迎接父親，聽說黎元洪在新站被困，忙不迭乘汽車趕來。站上軍警，倒也並不阻攔，讓他們四個到了車上，黎元洪一見兒子女兒，悲從中來，幾至泣下，他哽咽着說：

「我爲了效忠國家，受此冤抑，被困在這車站上。倘若我有個差池，你們一定要爲報仇雪恨啊！」

當時，車中已起泣聲，黎元洪的兩位少爺，更是血脈憤張，慷慨動容，兩兄弟同聲答道：

「爹爹，孩兒們永遠不忘今天！」

於是，黎元洪又感慨萬分的說：

「這都是你們親眼目視的，去年他們挽我復職，在我面前哭着跪着，求我以天下蒼生爲重。這些個話今猶在耳，此刻他們竟以這種野蠻的手段加諸於我。既趕我出京，又不准我回家。這些恥辱，你們須切記勿忘，我的話便說到這裏，其他的什麼都不談了！」

專車裏一片沉默，人人爲之愴然。

王承斌打電話到北京，方知自己有所誤會，因爲北京方面，住在法國醫院的黎本危，當她奉到黎元洪的囑咐，接獲大總統印信，她確曾立刻派人送往參議院，可是適值參院正副議長改選，

新任尚未選出，所以參院拒絕接受。王承斌先打電話去問時，參議院僅祇說是不曾收到，並沒有說黎二太太已經送印來過，就爲一句話沒交代清楚，惹起了一齣北洋政壇醜劇，害黎元洪受了這麼大的冤氣罪。

回到車上，王承斌既不道歉，也不說明發生誤會的經過。他祇是請黎元洪下車，到站長室打電話，叫黎本危把印信交給別人。黎元洪身不由己，被王承斌挽到站長室，他打電話到法國醫院，親口告訴黎本危，火速派瞿秘書將印信送交前任參院議長王家襄，並且叮嚀，交後要取回收據。

電話打過，王承斌還不許黎元洪和專車上的人離開，他要跟黎元洪在站長室坐候回音。移時，北京加急長途電話來了，黎本危說，瞿秘書把印信送到參議院，偏偏王家襄不知去向，他要交給參院秘書廳，秘書廳又不肯代收。王承斌在一旁聽得真切，他奪過電話筒便關照黎本危說：

「我是直隸督軍王承斌，黎夫人，您就把印信交給警察總監薛之珩吧。」

然而，黎本危人在北京法國醫院，那兒曉得天津新站局面之嚴重，她竟在電話裏斷然拒絕的說：

「不行，大總統印信怎麼能够交給警察總監。這是違法的，我們不幹！」

黎元洪急於脫身，就怕橫生枝節，偏有他二太太還在侈談什麼違不違法的呢？一急，再自王承斌手中取回電話筒，高聲說道：

「妳趕緊派人交印給薛之珩吧，妳還不知道，此刻我被困在天津新站，行動不得自由。就等這件事辦妥，我纔可以回家咧。」

黎本危這才着急起來，答應馬上派人送印，電話掛斷，黎元洪便問王承斌：

「這下我們可以走了吧。」

「請再等一等。」王承斌還不放心，却是語氣已略趨和緩，他不再疾顏厲色，換了溫和的口吻，安慰黎元洪說：「等薛之珩收妥的回電，要不了多久的。」

可是，回電來時，又生意外，王承斌的駐京代表，在薛之珩那兒「監交」印信。他打電話到天津，告訴王承斌，說是印信少了一顆。

黎元洪一聽，急得差點跳了起來，忙向王承斌說：

「你先問他，究竟是幾顆？」

王承斌問過了，回覆黎元洪：

「他說是五顆。」

「那就沒有少呀，」黎元洪扳着指頭，算給王承斌聽：「大總統印信正是五顆，喏，一顆是『中華民國之璽』，大的。兩顆『陸海軍大元帥印』，大小各一。兩顆『大總統印』，也是一大一。總加起來，不正好是五顆大小印信嗎？」

王承斌一算，果然不差。又就着電話，問他的駐京代表，爲什麼說總統印信少了一顆？對方的答是：

「每樣印信都是大小各一，唯獨『中華民國之璽』祇有一顆大的，這當然是少了一顆小的『中華民國之璽』囉。」

「呸！」王承斌氣壞了，啐一口，斥道：「你別給我出洋相啦，那國璽當然只有一顆，你幾時聽說國璽也有大的小的？」

黎元洪長吁一聲，交印之事總算解決，當時已是晚間八點四十二分，黎元洪站起身來，便要往車上走。依他想，這下王承斌該沒有再扣留他的理由了吧，他想回身，殊不料，王承斌搶上幾步，又一次把他攔住。黎元洪不勝訝異，望着他問：

「難道我還不能回家麼？」

王承斌搖頭，答道：

「還是得請大總統到省署辦公去。」

「叫我到你省署去辦公？」黎元洪不用一怔，再問：「我的印信已經交出，你又何必如此，一再為難？」

脅簽三令方可放行

王承斌從臨時借用的站長辦公桌上，取過一張紙，朗聲唸給黎元洪聽：

「本大總統認目前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已於本日移津，特聞。」然後，他向黎元洪怒目以視，字字着力的說：「這是你大總統出京之前送給國會的通知。方才由電話中報過來，由我記下，想必一字不差。請問大總統，你的意思是否要在天津行使職權？」

黎元洪被他問住了，想不到這份致國會函會這麼快傳到天津王承斌的手中。當衆揭穿，難免老羞成怒，他便悻悻然的反問：

「你想怎麼樣吧？」

王承斌答得很乾脆：

「非到省公署不可。」

黎元洪無可奈何，又軟下來，他跟王承斌情商的說：

「可否回到車上再談？」

王承斌答應了，兩人重回專車，為時已將九點。黎元洪和隨行人員，自下午一點鐘登車啓程，至此整整八個鐘頭，水米不曾沾牙。這時，有人送點心來為黎元洪等充饑，說是省長派人去辦的。黎元洪便向王承斌道謝，但是他搖頭苦笑，推說吃不下，王承斌也不勉強，他再度要求黎元洪到省公署，黎元洪則聲明他決不能去，他不惜以死為抗議，強調的說：

「必欲我去住，我願意去公園，或省議會，省公署不敢叨擾。請王省長尊重我這一點自由之權，不必過於干涉。否則的話，我寧可死在車上。」

王承斌見黎元洪不肯進食，又以一死相脅。這才猶移了一下，然後決定：

「那麼，就請大總統在車上等候，讓我去跟北京通電話，商議個辦法。」

說罷，他逕自下車，留楊以德等在車上監視，黎元洪愁眉不展，長吁短嘆，被王承斌折騰了五六個鐘頭，既餓且累，心力交瘁，尤其一肚皮苦惱，還不便向隨行人員傾吐。他效法老僧入定，坐在車上瞑目休息。其餘諸人，更是焦灼緊張，心亂如麻。在監視人員之前，也唯有噤若寒蟬，陪着黎元洪枯坐，苦等。

天津、北京、津保派首要徹夜集會，往復磋商，長途電話，始終不曾掛斷，王承斌和他的隨從在站長室大忙特忙；黎元洪一行則在車上等得兩眼欲穿，五內如焚。這一等，直等到六月十四日凌晨三點二十七分，月臺上靴聲震震，王承斌的一名秘書，手捧三份長途電話裏商定的「大總統電」，送上車來，通知黎元洪，北京方面的意思，請黎大總統在這三份通電上簽字，然後方可放行。

這時，黎元洪已感不支，臉色發白，額汗涔涔。金永炎視狀，便向那位秘書商量：

「大總統都發了病了，必須回公館休息。電稿的事，等病稍好再辦，好嗎？」

秘書不答，儘在搖頭，黎元洪心知不簽字必是脫不了身，便呻吟的說：

「先拿過來看看罷。」

菩薩歸天艷姬涉訟

一看之下，原來是字句約略相同的三份通電，一致國會，宣告辭職，一致國務院，略云：「本大總統因故離京，已向國會辭職，所有大總統職務，依法由國務院攝行。」一是通告中外，字句同上。——黎元洪看後，一聲冷笑，立刻便拔筆簽字，口中還在喃喃自語的說：

「這種電報，有什麼用處？有什麼用處？」

三份通電都簽過了字，經那位秘書驗明無訛，欣欣然的拿着下車。黎元洪一行又在車上等了個把鐘頭，東方已現魚肚白，四時二十分，天色越來越亮，好不容易，王承斌方自站上來。這一回，他顯現微笑，而且還向黎元洪敬了個禮，

他問黎元洪的病，要不要緊？黎元洪却已聽出他嘴裏那口口聲聲的「大總統」，已經不再叫了，於是黎元洪啼笑皆非的答道：

「沒什麼，此刻竟好多了。」

終於，王承斌滿面春風的宣佈：

「現在各事已了，我是特地來送行的。」

言訖，再敬個禮，轉身下車。火車頭方才已掛好，四點二十三分，汽笛一鳴，專車蠕蠕而動，自天津新站駛往老站，車上諸人彷彿從鬼門關口過了一過。晨光微曦，大夥兒如釋重負，相對苦笑，算算時間，前後被困了十二小時又三十八分。曹錕賄選告成，縱令國際譏笑，羣憤憤慨，然而曹仲珊還是昂然入主新華宮，津保派人士紛紛位居要津，上下其手，唯利是圖。北政府成



津保派要角，曹錕以下僅次於吳佩孚的一員大將，在天津車站截留黎元洪索印的直隸督軍王承斌。

了個臭而不可聞的爛攤子。正人君子，莫不掩鼻而過。在北京城裏先後混過了將近十年的黎元洪，歷經創痛，幾至體無完膚，行年六十，又得了個血壓高的毛病。這一次他總算是冷水澆頭，霍然醒了。也唯有到這步淒涼田地，他方始想到民國十年曹錕、吳佩孚竭力掇捉他上臺，不惜姑且應允他那分明沒法辦到的「廢督裁兵」。當時，老朋友章太炎（炳麟）曾經從上海託人秘密帶信給他，懇切的勸：「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那正是章太炎予他當頭棒喝，趕緊懸崖勒馬，莫讓曹吳玩弄。如今已是噬臍莫及，悔之晚矣。然則也幸而有這一次的大澈大悟，方能使黎元洪在經過一陣子無效的掙扎以後，終於全體鬆放棄了返京復位之念。從此他宣告退休，歸隱

林泉，民國十三年他一度南下，和如夫人黎木危漫遊滬濱，重溫舊夢，回北方後他便在津寓定居，又復杜門謝客不問外事。黎元洪在天津的寓邸恢闊壯麗，牆壁漆粉紅色，內部陳設，美輪美奐，不失為一幢精緻優美的頤養之所。不過，由於黎元洪的健康欠佳，他那最後幾年的悠游歲月，還是過得未盡理想。民國十三年間他即已發現有高血压病，往往意識模糊，神情茫然，舌滯而口吃，期期艾艾，難盡其意。旋不久病勢益發沉重，一連拖了三四

年，始於民國十七年六月二日以

腦溢血病逝天津，享年六十五歲。同年六月八日，國民政府下令優恤，以彰崇報元勳之典。

黎元洪逝世後，曾有兩度餘波，都是他那位粉紅知己、青樓鴿侶黎木危替他搞出來的。其一是黎木危乘黎元洪逝世後，挾其遺產，出走青島。連那幢水木清華，頗具規模的黎宅津寓，也租給了天津東興樓飯莊。黎木危後來改嫁一位綢緞商，改了個名字叫黎文繡。其二則在民國二十二年間，黎木危突然具狀向法院申告，要求析產，當時曾經成為轟動一時之訟案，而黎木危卒告勝訴。她還寫了些文章，經報章騰載，有以自解。黎木危又復成爲一短時間的新聞人物。（全文完

介景新律師受任開拓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負責人唐右泉先生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茲受任上開當事人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如有侵害其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介景新律師事務所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二二號之一（三樓）
電話：七七八二九六五
七七二七二四